

國史考異

國史考異卷之四

吳江

潘樞章力田撰

吳炎赤溟訂

讓皇帝

一

讓皇帝在位四年。既無記注可考。惟永樂實錄所載奉天靖難事蹟及鄭氏遜國記差存年月。椶槩故取二書參以衆說而折衷之。靖難事蹟云。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棟。次晉恭王桐。次上。次周定王橚。玉牒諸書並同。王氏二史攷引皇明世系謂

太宗周王爲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懿文秦晉周王爲高皇后生而

太宗爲達妃子亦非也。

按革除遺事刻本無此說

余考南京太嘗

寺志所載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

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碩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

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年來未之有改者而實錄顧

闕不載何耶。惠宗因嘗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也

豈不知成祖爲碩妃子而爲是言耶。史載洪武十七

年七月冊李氏爲淑妃攝宮中事則淑妃之爲孝康

母疑有之而碩妃則他無所考。間嘗質之中官故老皆

言 孝慈皇后無嫡子。初養南昌王文正岐陽王文忠等爲子。厥後諸妃有子。則自子之恩同己出。故中外無間言。若然。則螽斯麟趾遠配文母矣。而南京太嘗寺志所載。非無徵也。然其中位次淆亂。亦多可疑者。自二妃而外。總設皇妃。皇貴妃。皇貴人。皇美人。四位。于李淑妃之次。皆不書某氏。惟繫所生于下。若胡充妃之生楚王。達定妃之生齊潭二王。郭寧妃之生魯王。郭惠妃之生蜀代谷三王。葛麗妃之生伊王。劉惠妃之生郢王。而總稱皇妃。胡順妃之生湘王。而稱皇貴妃。韓妃之生遼王。而稱皇貴人。皆不可曉。至于周趙慶岷四王之母。皆

不載考大明會典云 孝陵諸妃俱陪葬。惟二妃葬陵之東西。又凡陪葬諸妃。歲時俱享于殿內。其別葬諸妃。俱遣內官行禮。蓋南京太嘗寺志所載。止據陪葬諸妃。享于殿內者而言。而其他別葬者。則不及也。雖然。成祖祖果爲碩妃子。則國史玉牒。何以諱言之。吾知成祖于此有大不得已者存焉。方靖難師起。既已自名嫡子。傳諭中外矣。及入繼大統。何敢復顧私恩。以忘高皇后均養之德。與孝康一體之情。故于奉先殿。則闕之于陵殿。則祀之。此亦恩義之不相掩者也。嗚呼。其與光武不考南頓君之意。何以異哉。余友吳氏炎。又爲余言。

周王亦非。高皇后生也。考之史。洪武七年九月。貴妃

孫氏薨。命吳王櫛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周王初封

吳王。勅皇太子及諸王皆服期。有司營葬。厝於朝陽門

外。以李淑妃碩妃之事觀之。則孫貴妃疑卽周王母也。

孝慈錄序第言。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而

其敘服篇。則併及慈母。注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已者。與

周王之爲孫貴妃服。似不合。竊謂是時。高皇后尚在。

故不欲明言生母以傷其心。而等慈母之服於生母。則

名實兩全矣。且慈母之服重。則嫡母之恩禮逾重。此

聖祖之微權也。孫貴妃之薨。孝陵尚未營建。故別葬

朝陽門外。而陵殿之享亦不得與。推此則趙慶岷三王之母。其爲別葬無疑矣。今言云太祖陵不知附葬楚或否大抵皆妃嬪也則南京太嘗寺志所載特其有子而陪葬者耳

二

靖難事蹟云初懿文太子以柔弱牽制文義不稱

太祖意。又聞其宮中過失。太祖語孝慈高皇后曰。

朕與爾同起艱難。成帝業。今長子不稱吾意。如何。皇

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與知。惟陛下審之。太祖曰。

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撫國安民。吾所屬

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禍之也。太子聞之。密以語

涼國公藍玉。玉先征北虜納哈出。歸至北平。以名馬進上。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先受之。豈所以尊君父。却之。玉慚而心不懌。至是聞太子言。曰。臣觀燕王在國撫衆。安靜不擾。得軍民心。衆咸謂其有君人之度。恐此語上聞。殿下之愛衰矣。臣又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時晉王亦聞。太祖注意於上。自念已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後晉王與上皆來朝。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上內懷憂畏。疾增劇。遂懇求歸國。按孝康在儲宮二十餘年。無纖芥之過。聞於中外。亦不聞一日失歡兩宮。而事蹟謂高皇與

孝慈有廢立之謀。何其誣也。且孝慈之崩。在洪武十五年。而藍玉討納哈出。在其後五年。今謂玉先有燕王却馬之嫌。聞太子言而進讒。先後倒置。不辯自明。作史者豈以藍玉身陷大逆。不難加之罪乎。又洪武實錄於晉恭王薨。稱其聰明英銳。多智數。而事蹟謂其忌燕王出塞功。與太子比而沮之。亦未必盡然。王氏二史攷謂高廟錄成於文皇時。使晉王有陷文皇意。不應無貶詞。乃爾。豈文皇以親故為之諱邪。抑其時濟熈濟熿之交謗未行。恭王之謀尚未露也。余考胡廣之重修高廟錄。正濟熈兄弟訐奏之時。恭王

果有陰謀安得不露。而本傳未嘗輕詆。則事蹟所書安
矣。事蹟又云。太子薨。太祖愈屬意于上。一日召
侍臣密語之曰。太子薨。長孫弱不更事。王器必得
人。朕欲建燕王爲儲貳。以承天下之重。庶幾宗社有
託。翰林學士劉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
且皇孫年長。可繼承矣。太祖默然。遂立允炆爲皇
太孫。遜國記則云。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
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
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
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皇太孫。夫懿文之葬在八

月而太孫之立即在九月。聖祖曷嘗少有遲回不決之意哉。蓋立嫡立長家法最嚴。浚合春秋大居正之義。初非以三吾言而定也。列朝詩集謂三吾教習脩書。屢忤上旨。以老獲宥。上之禮遇視金華諸老。殆懸絕矣。史家稱其備顧問。與密議。抗論建儲。皆附會之語。嗚呼。諒矣。

三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上。已至淮安。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齎勅符令。上歸國。及太祖大漸問左右。燕王來未。凡

王間無敢對者。乙酉，太祖崩。是夜即斂，七日而葬。皇太孫遂矯詔嗣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踰月始訃告諸王，且止毋奔喪。夫以成祖之至淮安爲出，太祖密召，此卽前屬意建儲之說也。且皇太孫矯詔嗣位，是何等語耶。而遜國記云：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報。三月，成祖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按史載元年十一月，上還北平，上書于朝，有曰：自皇考賓天之後，臣居喪且病，足跡未嘗出外庭。四年六月，駐龍潭。

上又曰。比爲姦惡所禍。不度此江數年。此則成祖自淮安歸國之後。未嘗奔喪入朝之明證也。考其時朝廷已命謝貴張昺覘察王府動靜。猜疑之形已著。成祖安得束身入朝。輕試不測之險。而又傲然行皇道不拜。自干祖訓。授權臣以口實耶。以成祖之智而嫺于禮。決不爲此。王氏二史攷引傳信錄云。高帝鼎成。建文卽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序叔姪之情。此出玉堂清話。爲宋杜審琦內宴事。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

韶傳云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人。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空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此與傳信錄龔叔安事相類。但鳳韶傳泛言藩王入覲。未嘗指斥。燕邸遜國記何所據而大書特書耶。朝野彙編引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較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住坐。以拿張昇功陞職。以爲燕王來朝之證。不知潘安卽事蹟所云齊泰等令人齎勅符令。上歸國者也。安得以淮安之事。誤繫于明年乎。事蹟又載元年三月。世子□□。二郡王高煦。二郡王高燧。皆在京。齊泰曰。二人在此。

空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悔遣人追之不及。宣德實錄云。太祖崩。建文君嗣位時。仁宗爲世子。太宗命偕高煦奔訃京師。特戒高煦勿謹言動。循禮法。毋肆不率。以啓禍釁。既至京。任情恣縱。仁宗屢戒之。不悛。舅氏魏國公徐輝祖亦以爲言不納。一日入輝祖厩中。奪其善馬。不告。亦不辭。徑歸。輝祖追之。已渡江矣。夫黃子澄之欲勿收。世子二王慮成祖覺之而先發也。設令成祖父子同在京師。則必駢首就執矣。何所顧忌而遣歸耶。世子兄弟之奔訃也。以

太祖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遺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挈家人朝不虞後患如藩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后建文元年二月詔尊考妣爲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熲允燧允熾爲王大政記則以尊呂氏爲皇太后立馬氏爲皇后子文奎爲皇太子二事並繫于元年二月。

追尊考妣之下。分封三弟之上。此鄭氏之記事。自相牴

牾者也。

準除遺事書述身

尊康帝后尊

呂太后皆

在戊寅閏五月葬高皇帝之前而無上皇

禮考妣廟諡事尤爲疎謬又書立

馬后太子封三王同。在是月。按高廟諡號上于

孝陵卒葬之後無可疑者。孝康帝后之追崇當亦不

遠。而鄭氏繫之元年二月。至于呂氏之尊爲太后。則

在其前十月。惠宗謹于禮。安有考妣未追崇而先

崇生母之理。其在上。與宗諡號後必矣。而華朝志于

元年正月立書追尊考妣及尊母后。則又太遲。恐子爲

天子半歲之間。考妣猶守故號。母妃不薦尊稱。亦

非孝思所敢出也。鄭氏所載元年二月詔書以追尊

考妣與冊。皇后封三王。尚時舉行。政體不當如是。况詞旨之蕪雜。條章之疏濶。其爲僞託顯然。華朝志亦載此詔。而竄入尊。呂太后一條于簡端。皆不足據也。

五

靖難事蹟云。齊泰等密謀。令人上變告。適上遣人至京。奏事。泰喜曰。吾事就矣。遂執之。鍛鍊成獄。卽發符逮王府官屬。且約謝賁先發。密誘長史葛誠爲內應。宋忠等爲外應。今王府人無大小。獲卽殺之。遜國記云。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縱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

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又爲湯宗立傳列于齊黃之後。謂靖難後陳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諸書皆因之。考永樂實錄元年八月戊申。蘇州府知府湯宗以坐視水患下獄。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嘗奏北平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是湯宗實未嘗論死也。宗之告變。不著于國史。惟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書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爲左副都御史。瑛建文

中坐藩邸事謫廣西。故召用之。蓋瑛先去北平。而宗以同官之舊。訐其受金錢事。遂坐謫耳。不在倪諒上告之目也。使湯宗果發難于前。齊泰等又何必執奏事人。鉅鍊成獄耶。宗既以憲臣首啓釁端。乃不與謝責張昺。同受姦黨之目。有是事乎。鄭氏妄謂宗以告變得罪于燕。且與瑛爲讎。決不能免。不知宗之訐瑛。在兩人去燕之後。雖事涉藩邸。非成祖所深惡。彼瑛亦安能以私怨論殺之哉。宗以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後陞山東按察使。姦以訐陳瑛得陞坐事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蘇州知府。又坐事左遷知祿州。用右春坊大學士黃淮

薦名還授大理寺丞。後終南京大理寺卿。見于宣德實錄。所爲小傳甚詳。鄭氏不察。乃與死事者同類而稱之。此亦齊黃諸人之所羞也。

六

鄭氏今言云。洪武三十一年六月。武官遷簿。齊泰。蘇兵部左侍郎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選。齊公已不僉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茹瑺爲尚書。并公姓亦不載矣。豈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供詞。往往有云。鄭村壩殺敗齊尚書軍馬者。豈公時輟部事。理戎務耶。歸有光撰。與安伯徐解世家亦云。敗齊尚書軍于鄭村壩。蓋據其家狀書之耳。

或謂公倡晁錯之議。及北平兵起。復偃然居守。命庸懦如景隆者爲元帥。卒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按靖難事蹟。載元年十一月。黃子澄等知李景隆敗。匿不言。遂遣人密語景隆。令隱其敗。勿奏。景隆如指。繇是內外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皆非實事。夫軍機奏報。兵部實主之。言子澄而不及泰。何也。且泰首贊密謀。自李景隆出師以後。絕不聞有所建白。豈白河德州之役。泰皆躬歷戎行。而中朝籌畫。有不得預耶。靖難事蹟。又于二年六月甲午朔。書齊泰黃子澄聞李景隆等屢敗。濟南危急。皆震悚喪氣。乃謀遣尚寶司丞李得成等。來講和。

以緩我師。則是時泰已還理部事也。永樂實錄。茹瑺本傳云。洪武中。歷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黨子澄。極力擠瑺。以罪黜河南布政使。歲中。子澄亦黜。召瑺還。復爲兵部尚書。上卽位。以推戴封忠誠伯。仍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按泰與子澄同黜。在三年之春。以諸書考之。則齊泰初出視師。茹瑺實自吏部來代爲尚書。及泰既還。瑺以罪黜河南。未幾。泰等被逐。而瑺復本兵柄。于是推戴之謀成。國事去矣。雷禮列卿表。謂茹瑺左遷河南。在洪武三十一年。復任兵部。在革除元年。誤也。遜國

臣記。又言泰嘗使北平。北平賂泰。泰受歸。請爲兵費。上益倚重泰。泰使北平事無可考。疑在燕師未起之先。不然。成祖方以誅姦臣爲名。曷不取而甘心焉。今竝削去。

七

靖難事蹟云。元年十月甲寅。拔大寧之衆及寧王權。皆回北平。遜國記亦云。冬十月甲寅。成祖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拔寧軍入裕亭關。趣援北平。按大寧之地。國初止設衛所。不立郡縣。自寧藩內徙。而諸衛軍之未附者。往往闌出塞。爲盜賊。其地漸成阨脫矣。

永樂實錄云。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寧王府于南昌。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爲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于順義。右屯衛于薊州。中屯衛于平谷。前屯衛于香河。後屯衛于三河。仍隸大寧都司。五月乙未。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勇效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爲盜賊。改過無繇。可卽差人齎勅。往諭朕意。旣往之罪。咸釋。

不問空華心悔過各復職役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元年三月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以大寧界兀良哈考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勅諭兀良哈部落第二云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而已初未直言以大寧界兀良哈也余寅曰嗚呼成祖勅諭煌煌仍太祖之舊制以潢水圮兀良哈地界三衛耳而陳建鄭曉不載豈可爲信史又二十年三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命諸將東擊兀良哈而自將從西要之寇大潰蓋至是不惟兀良哈爲我版圖而諸和林漠北地一空矣故鳴鑾戍之諡明乎滅虜當守大寧與遼東

興和竝爲重鎮。大寧之未嘗界三衛也。又一証也。厥後宣德三年。朵顏寇邊。使成祖果以大寧界之。則史不空言兀良哈萬衆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是何後先之矛盾耶。所可憾者。宣德輔臣。當英武之朝。寬河奏捷。不能贊成先志。僅進蹕會州。而旋即振旅。吁。誰之咎哉。余考職方地圖。兀良哈地在潢水北。洪武二十三年。北胡來降者衆。詔于兀良哈地。置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以處之。西北起懷山。東南抵金山。卽詳穩羣牧地也。自永樂以後。大寧旣空。遂乘間南牧。然皆逐水草遷徙。無嘗至二十年八月。諸將征兀良哈者。奏云。已入寇穴。寇

悉衆來敵。大敗之。餘衆潰而西走。盡收其人口。孳畜。先道大寧。入喜峯口。俟駕。則是時。毳幕遠遁。不敢復據大寧。明矣。後洪熙元年。閏七月。興州左屯衛軍士范濟詣闕上言。屯兵要地。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籬。邊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耨。宜令良將率兵。廣屯種。修城堡。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胡。可見此時大寧尚未棄。惜乎濟之策不用耳。乃宣德三年。兀良哈部落。逼近灤河兩畔。牧馬已深入大寧之南。而遼東總兵官秦往時。義州衛帶管大寧驛路。嘗置馬驛于牛山。今大寧之路不通。馬驛虛設。蓋先

是屯兵雖撤。驛道尚存。遼東宣府。聲援猶未甚隔也。是秋。有寬河之捷。嗣是三衛數與阿魯台相攻。部曲離散。而邊臣因循。無復言修大寧舊邊者。馴至正統己巳之變。三衛既導瓦剌入寇。遂狡焉渡潢河。踞大寧。分爲三區。福餘自黃泥窪跨開原。泰寧自錦義至白雲山。朵顏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當是時。祠官至不能赴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而何暇問灤河以北乎。繇是屬夷藉口。謂靖難初。歸附有功。遂以大寧爲賞。而鄭氏不審。從而書之。若以爲成祖真有帶礪之誓。率土之分也者。遂令二百餘年。謀臣勇將。噤不敢議收復。則此一

言誤之哉。又考重修會典云。洪武元年置大寧都司于兀良哈地。置屯田。永樂三年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領衛所一十二。各置屯田。是後兀良哈屯田捐之朶顏諸胡。薊永一帶遂爲邊鎮。不知初置北平行都司在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其改大寧都司徙保定則在永樂元年三月。會典所紀沿革年月皆太謬。且其地在惠州之境。非兀良哈也。不可不辯。

八

靖難事蹟。二年五月。上至濟南。李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上以精騎赴之。大敗景隆。斬首萬餘。

級獲馬萬七千餘匹。景隆單騎遁。餘衆悉降。盡散遣之。濟南城守不下。上命諸將攻之。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濟南前後被圍三月。其間攻守勝敗之勢。史皆諱而不言。何耶。且景隆旣遁。而城守不下者。果何人也。立齋閒錄載高魏贈鐵司馬序云。大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并無守禦。官軍人民逃散。四野一空。鐵相與巍竝轡。怏怏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不意□□于五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鐵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中堅不下。長

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挫其鋒。□乘劈竹之勢。目中已無江淮矣。攻圍三月。彼既智窮力盡。師老將疲。援兵方至。遁走圍解。其敘鐵鉉城守之功。可謂簡而覈矣。古穰雜錄云。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出戰。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遜國記因之。夫據高巍之序。則誘說軍民開門出見者。燕師也。使軍民穢罵。彼知不下。長圍四守。與詐降之說絕異。度文皇善用兵。不應誤信輕率。乃爾。事蹟所載。攻

城在庚辰。隄水在辛巳。又與魏序合。則長圍既築之後。必無開門用板之事矣。革除遺忠錄。又云。鉉于城壞處。輒縣。太祖御像。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鉉于像內潛修築完固。太宗苦之。不知危城中。安得御容如此之多。鄭氏獨削不取。亦有見也。大抵鐵。倡義于景隆。喪敗之餘。集民丁。守濟南。僅能嬰城而不能決戰。靖難師已疲老。而盛庸又進逼德州。有腹背坐困之勢。故拔營歸耳。鄭氏作鉉傳。未免張大失實。至謂。文皇攻濟南。不克。舍之南去。宋叅軍說鉉出兵襲北平。鉉不能用。則文皇自解圍後。卽歸北平。至十月始再出。未嘗舍而南。

去也。當以國史及高巍序正之。

九

遜國記。建文二年十月。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三年三月辛巳。成祖率衆至夾河。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成祖以十餘騎逼盛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靖難事蹟亦云。時迫暮。各斂軍還營。

上以數十騎逼敵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敵。左右曰。亟出。無爲所困。上曰。且休。無恐。日高丈餘。上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而出。敵衆顧視驚愕。略不敢近。然無

詔旨不殺之說。蓋是日兩軍力戰。互有勝負。黑夜斂營。成祖以輕騎野宿。敵不覺也。旣而安臥以示閒暇。出敵不意。穿營而出。卽李廣解鞍縱馬以疑匈奴意耳。否則南兵追射之。立盡矣。敵所以不敢近者。蓋素憚成祖威略。且疑其見誘耳。非真顧忌詔旨也。不然。左右何以有亟出之請乎。王世懋窺天外乘曰。建文君勅諸將不得加矢刃于燕邸。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成祖得出入行間無憚。其說採入吾學編。至今傳爲實錄。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內實頌其仁而甚。成祖之忍。愚以爲不然。建文君雖不失道。其待諸叔實嚴。卽位

未幾齊周谷三王皆被囚繫。豈有稱兵如燕邸而諄諄乃以殺叔爲戒。且臨陣而斃之矢石。不乃有辭。愈于擒而殺之乎。卽其君愚爲此言。方黃諸臣。寧不强諫而易其辭也。至敘平安忠勇。矛刃幾及。成祖則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唐太宗數摧大敵。身經百戰。體無寸傷。亦豈有勅勿傷之者。大都廢興在天。其在人謀。則文武二途致之也。高皇帝櫛風沐雨。與諸功臣起昆弟。晚節于文臣多所誅戮。建文君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謀。而武臣皆失職。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數練兵出塞。爲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

職而外憚。成祖之英武。以茲多不冝用命。至齊黃所
白用大將李景隆。又怯詐小人。通文墨而好大言者。人
心益憤。而國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迎降。文臣死
節。詎非其效歟。余謂。成祖用兵。絕類唐太宗。每戰必
挺身陷陣。繞出其背。而諸將乘之取勝。其後出塞逐虜。
皆用此法。非不欲計萬全。蓋身先士卒。勢不得不然也。
世所傳八駿圖。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中。箭都指揮
亞失鐵木兒拔之。其七皆然。此。成祖命圖之。以示子
孫者也。豈南軍射馬不射人。故不受傷耶。玉氏歸之天
命當矣。建文此詔闕之可也。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甲戌。駐師齊眉山。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遂各斂軍還營。明旦敵拔衆遁。鄭氏大政記云。建文四年四月。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名輝祖還。皇明通紀云。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帥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爲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于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帝

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名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按齊魯山之戰。在甲戌。南軍之退。在乙亥。蓋是時。兩軍相持。力戰饑疲。故何福等拔營就糧。而燕將亦有渡河之請。成祖知兵勢貴進忌退。決計追襲。晝撓夜攻。使不得息。未幾。卽有靈壁之捷。纔數日間事耳。不聞有徐輝祖來援及名遜之事也。朱國禎曰。輝祖將兵。不少。槩見國史。述兵爭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何以不及一字也。北將戰死。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獨遺。兵至近地。亟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閑。乃以

傳言遂名還。何福原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其論晰矣。實錄于靖難死事諸將。先後贈廕。無不臚列。而李斌之名。無聞焉。永樂八年七月甲午。書命千戶胡文通姪。漢陞指揮僉事。以文通齊魯山陣亡故也。同一千戶。同一陣亡。文通書而斌不書。有是例耶。遜國臣記。謂靖難兵起。輝祖與齊黃張昺通謀議。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嘗并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肖嚮敵。遂還京。輝祖天性忠孝。乃心王室。其與齊黃通謀議。則有之。至云督兵有功。則非事實。鄭氏又載鎮撫楊本疏云。如魏國公徐輝祖。爵尊太

傳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帝召還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疏語誕妄。亦僞作也。至開國公嘗昇以洪武中坐黨。而謂與輝祖分道禦戰。不幾于說夢乎。遜國臣記。又爲趙諒立傳。謂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踰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詔。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壬午。秋。嘗宗人竝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考之實錄。永樂八年八月乙未朔。陞旗手衛指揮僉事翁岩。趙諒爲本衛指揮同知。諒爲鄂國外孫。與否固不可知。但據實錄。

則其官爲旗手衛。非畱守右衛也。以永樂八年陞職。而非以壬午秋廢。也。且嘗宗人之得罪。他無可考。惠宗本非孝康皇后親子。成祖何緣罪及嘗氏邪。蓋嘗昇坐黨之後。其家諱之。而爲是說耳。鄭氏旣誤載嘗昇。而併及趙諒。是又夢中說夢也。敢因輝祖之事。而具論之。

十一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辛巳。上命諸軍攻敵營壘。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遂破其營。生禽敵將。左副總兵都督陳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叅將都督馬溥。

都督徐真。

考徐真本傳。當作都督僉事。

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

官四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是役也。諸將陳暉。馬溥。徐真等。後皆顯用。屢見于史。而文臣若陳性善等。則不詳所終。意亦王氏所謂武臣迎降。文臣效節者歟。遜國臣記爲性善與明伯完三人。各立一傳。于性善則云。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于與明則云。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于伯完則云。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蓋皆被禽得釋。而或死或生。其本末未可明者也。惟性善似稍烈。而

革除遺事以爲監李景隆軍。戰白溝河。敗績。死之。則又傳聞異辭矣。其與顏伯偉輩死事之臣。相去蓋有間云。

十二

遜國記云。建文四年五月。成祖至儀真。詔天下勤王。遣刑部侍郎金。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此數人者。其後死生不一。觀叔英則殉節矣。顯宗楊璉等。則謫戍矣。而金侍郎者。獨無所考。兵部貼黃冊載刑部侍郎金公。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嘗州朱進隨公行。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某。縛送京。按雷禮列卿表云。刑

部右侍郎金純。革除四年任。則轉送京者。疑卽純也。純與觀等同事。而獨蒙赦宥。累進尚書。此正赦布政英。所謂畏死歸附。悉復其官。見于兵部綁縛冊者耳。而朝野彙編置之有官無名之列。豈亦傳疑意邪。遜國臣記又載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文皇既卽位。械至京。磔于市。其事彷彿金公。蓋得于傳聞也。近見錢氏表忠紀。因之鑿空杜撰。謂金公名有聲。河南人。爲南昌百戶。劉恩縛送京師。松江同知姓周名繼瑜。江西撫州人。錢氏生鄭端簡之後。又百餘年。不知

金公之爲有聲。同知之爲周繼瑜。以及南昌百戶之爲劉恩。果孰紀之而孰傳之邪。弘光中。禮臣失于考正。遂請賜有聲謚翼愍。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繼瑜謚莊愍。贈太僕寺少卿矣。吾不意子虛烏有。亦可以濫冒盛典。至此也。噫。此又鄭氏之罪人也。

十三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時諸王及文武羣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嘆曰。吾何面目相見邪。遂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

出其屍于火中。遺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邪？吾來爲扶翼爾爲善。爾竟不亮，而遽至此乎？遂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如儀。遣官致祭，布告天下。壬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遜國記云：六月乙丑，成祖入城，諸內臣諱言，不如遜位去，須臾，宮中火起，傳言帝崩。成祖爲發喪治葬。惠宗之自焚與遜去也。諸書紛紜，迄無定論。而余以所見所聞，反覆參訂，則自焚之說可疑者有三，而遜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其可疑者何也？一曰：喪禮之不備也。史言成祖望見煙起，遣中使往出屍火中，還報而哭，遂駐營龍江。

發哀命有司治喪葬。是始終未嘗一臨其喪。而通紀所傳撫屍而哭。且以小子無知斥之者。亦妄語耳。其謂喪葬如儀。及備禮云者。皆史家微辭。初不言其儀注若何。服制若何也。遣官致祭。輟朝三日。此王公以下告哀之禮。而以加之四年正朔之共主。其他名數。一切簡殺。又可知。成祖方以周公自居。使非心知煨燼之中。莫辨真偽。寧忍槩從其薄乎。一曰。園陵之無考也。實錄王景本傳云。時建文君未葬。上詢景葬禮。景對以天子禮。上然其言。蓋然之而不能從也。以事蹟所書觀之。自明而仁宗御製長陵碑。則云備天子禮斂葬。此亦

飾美之言。非實事也。不然。既已備禮葬矣。何以諱其地而不傳。或疑其附葬。東陵之旁。而南京太嘗寺志明言。建文君封樹莫識。魂魄無依。則橋山之藏。竟安在邪。通紀葬西山。不封不樹之說。亦因此傳訛耳。一曰。馬后之不知所終也。國史止記。呂太后隨敷惠王居懿文陵園。而馬后之存沒不著。通紀云。官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上清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后屍應焉。事雖無據。然當闔宮自焚之時。令中使所出之屍。果爲帝。而后屍竟安在也。其可據者又何也。一見于谷庶人之事也。大金川門

之開。谷庶人首爲內主矣。惠宗之存亡。寧不心識之。乃史載蜀王子悅。燭獲罪。避德所。德詭衆曰。建文君初實不死。今已在此。事在永樂十四年。則不死之說。必有自來矣。豈比懷王扶蘇。傳自民間。爾已哉。一見于胡澹之使也。李賢爲澹墓碑云。丁亥。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最久。癸卯。自均襄還朝。時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臥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賜坐與語。上欣然納之。何所疑。

慮者。至是皆釋。李賢與淡同朝。故所記最真。自壬午至丁亥。上御極已五年矣。何尚介介于人心。向背。至暮年而疑慮始少釋乎。一見于溥洽之獄也。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戊戌。降僧錄司右善世溥洽爲右覺義。今言云。溥洽字南洲。山陰人。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削髮。長陵卽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楊士奇撰溥洽塔銘云。太宗卽位。召斯道衍于北京。命主教事。公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永樂四年。有盛覺義者。

忌其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

言左遷而不及下獄。與國史書法同。

公不

辯。自處裕如。既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又云。三四十

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既進位

官師。晚年于師尤厚。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親臨視之。

問所欲言。獨舉師爲對。不及其他。列朝詩集云。文貞于

洽公繫獄。及設懺削髮之疑。皆缺而不書。但云。遭讒左

遷。又云。衍公將化。獨舉師爲對。則又櫟括其事。使讀者

習而問之。此所謂不沒其實。史臣記事之體也。正統三

年。周文襄撰鳳嶺寺記。云。公當永樂間。嘗爲同列所問。

太宗欲試其戒行。幽之于禁衛者。十有餘載。其記洽

公下獄。與塔銘互相證明。文貞文襄身事長陵。服官史館。其所記載。非稗官野史可比。觀洽公十載下獄。考其所以獲譏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跡。于是乎益章明較著矣。然則地道之說信乎。曰。未可信也。今觀南京宮城之外。環以御河。果從地道出。將安之乎。意是時成祖

頓兵金川。遣人奉章。

見長陵碑文。

實欲使

惠宗自爲計。而

京師遼澗。東南一隅。燕師勢難徧及。倉卒潛行。誰爲物色之者。而又何必假途隧中也。況惠宗是日尚能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則非坐困宮中可知。若夫出亡之實。則其事秘。吾不得而知之矣。必欲從二百載後。而一

一指其同謀何人。寄跡何地。非愚則誕。闕疑焉可也。

十四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時有執方孝孺者。上

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爲。汝罪何逃。孝孺

叩頭祈哀。上顧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丁丑。執姦

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咸伏辜。

遂戮于市。按長陵碑文。言姦臣蒼皇。知罪不宥。閉皇

城門。脅建文君自焚。與事蹟語合。蓋直欲以弑逆之

罪。坐孝孺等耳。而叩頭祈哀一語。曲筆又不待言也。遜

國臣記云。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

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入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孝孺以乙丑被收。丁丑就戮。在成祖卽位後八日。則鄭氏所記召用及草詔事。當不妄。而作史者。因其緩死。

從而誣之。何其橫也。今言云。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修實錄書方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朱國禎云。考

太宗實錄進于

宣德五年。是時上自負文學。數幸閣中觀書。且賦祖

德詩。頒羣臣實錄重事。焉知非經御覽改定。是可以原矣。余謂事蹟所書。議者專以罪西楊。非無據也。楊溥撰西楊墓碑云。朝廷修三朝實錄。公爲總裁。筆削有公論。若此者。可謂有公論乎。溥言既然。則西楊之罪。可他委乎。若以爲御覽改定。則仁宗嘗諭羣臣曰。若孝孺

輩皆忠臣也。是當時朝廷已憐其忠，而安得以此疑謗宣宗也。然觀臨海章嶽所述方氏二女事，謂有祝監生者，及見西楊閣老嘆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下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楊于二女則烈之，于先生則污之，何耶。豈嶽所述亦假託耶。遜國臣記又載魏尚書澤藏孝孺幼子，事朱國禎，駁之云：方氏旣無噍類，惟克家子孝復。于洪武二十五年，湯公和城海上，加賦寧民，赴闕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鈔民，不鈔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調海。

門衛軍等釋爲民。由是方氏之胤始歸。成化十八年。謝文肅公輯先生遺稿。謁祠。琬孫志淵出迎。文肅喜。先生有後。且繇軍赦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扁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遊于海鹽。得見鄭端簡。恣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軍冊之訛也。而松江人俞斌。原竈丁。販布于寧。欲脫其籍。且艷慕恤錄。結黜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于名宦魏澤下。摘去黃萌三行。插入託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勉名色。求王弇州作復姓記。松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

纂歸宗錄。至寧海。溷告侵奪。知府洪都松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周延光。查明黜革。方氏揭奏于朝。始定。蓋天啓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真實錄也。余按雷禮列卿表。及刑部題名碑。無尚書魏澤名。考澤本傳。則自督府經歷。遷寧海典史。未嘗官刑部。亦無藏孝孺幼子之說。而諸書謂方氏被籍時。賴澤周旋。以幼子託方之門人俞山月。爲子。旣長。欲配以女。嫌其同姓。故稱余氏。山月卽俞允。王氏復姓記。則謂先生在圍城時。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

人葉君刺得其狀。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葉君名琰。一云魏澤所脫。一云先生所託。其說自相矛盾。然以復姓記觀之。則葉琰俞斌之詭冒。昭然可知矣。此亦鄭王二公好奇輕信之過也。

十五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遂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萬曆實錄云。萬曆十三年三月壬辰。大學士申時行言。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竊惟成祖靖難之日。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

五年爲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爲革除，及考靖難事蹟，亦稱少主，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請復位號，請修實錄，事繇創舉，臣等擅難定擬。上諭建文年號仍已之。二十三年九月，禮科給事中楊天民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禮官范謙等覆奏，詔以建文事蹟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按革除之名，不見于正史。遜國記云：成祖卽皇帝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立齋閑錄云：太宗皇帝旣卽位，革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

年。此相傳革除之說也。余友顧炎武嘗推申氏之意著
論言實錄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
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
上窺聖心而嫌于載建文之號于成祖之錄。于是創
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
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
事不容缺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
建文爲洪武。則于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
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
甲子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于成祖之錄者

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于元年。而但一見于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避。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人臣奉行之過也。其言尤辨博。然覈其實。則有未然者。謹讀 成祖卽位詔書。蓋意在修復舊制。故仍紀洪武以風示天下。未嘗惡建文之名。而必去之。但榜文條例。竝皆除毀。所謂用因非用革也。然一時有司。逢迎太過。遂追改建文元年至四年六月以前。皆繫以洪武。亦勢不得不然耳。卽以實錄考之。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卯。定北平守城功賞。已有洪

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文徐英本傳書三十二年。陞都指揮僉事守山東。宋旺本傳書三十二年調守彰德。皆建文元年事也。可見當時通稱皆易建文爲洪武矣。憲章錄云。張太后大漸。召三楊于榻前。

榮已前卒。

問朝廷有何大事未辦。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

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事。雖無考。然亦曆日革除建文之一証也。然則國史創一無號之元年。果何說乎。曰。此爲成祖而作。故

專述靖難用兵始末起于元年三月卒于四年六月耳。皇明通紀載靖難兵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此言疑有所本。豈當年軍中奏報惟署年月故史家因之歟。其于洪武三十一年先書皇太孫矯詔嗣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謂改元之詔爲矯。此去建文年號之本指也。亦據北平稱兵之辭而書之也。若謂止改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而不及元二三年。則將斷自卽位以後乎。抑斷自四年正月乎。度非追改無以示畫一之制矣。然則革除之名何自起耶。曰靖難之後法禁甚嚴。士大夫既不忘建文之舊。而又不欲察察言。故口傳筆記。或稱

革除朝。或稱革除君。所謂名以義起者耳。至弘治中。修會典。始儼然以革除紀年。要其所緣起者舊矣。故謂成祖未嘗有革除之名。可也。謂未嘗有追改之實。不可也。

十六

靖難事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戊寅。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于陵園。蓋建文初尊謚。懿文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升祭于太廟。至是禮官言。考之古典。于禮未安。遂命以主置陵園。仍舊謚。號曰懿文皇太子。歲時致祭如嘗儀。大明會典載。懿文太子陵在

孝陵之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及忌辰。凡九祭。俱
孝陵祠祭署兼主之。又載。孝陵。每歲正旦孟冬忌
辰。萬壽聖節。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特令勲
舊大臣一員行禮。長陵以下竝同。是諸陵每歲大祭
僅三。而懿文太子陵。大祭凡九。又益以正旦酒果之
奠。其輕重疏數。何倒置甚也。有司相傳。不得其解。從而
爲之辭曰。太祖之厚于子也。曰。惠宗之豐于昵也。
若然。則靖難之初。豈宜因而不革。使孝陵祀典。反薄
于東陵乎。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南京太嘗寺少卿桂
有根。建議。孝陵元旦孟冬兩忌辰。與聖節。俱用太牢。

祝帛增三爲八。蓋于懿文園陵之舊。既不忍議裁。而于制禮之意。又有所疑而未安者。故爲是曲說耳。然祭不欲數。識者非之。且天壽諸陵。竝一歲三大祭。未聞有議增者。南北異制。尊親異施。可謂稱乎。卽孝陵之祭以八。而東陵則獨以九。其數終不相當也。當時禮官不能通知典故。依違遷就。又以元旦聖節。有司不便易服行事。乃改正月八日。及聖節前二日致祭。紛紛矯舉。彌失其初。余考東陵九祭。若清明中元冬至。與諸陵同者。無論矣。惟四孟歲暮忌辰六祭。會典既不能明。而國史亦述而未詳。議禮之家。未有知其所辭。

來者也。蓋孝康謚號既廢，并罷太廟之祀，以其主置陵園。于是并廟中五大祭于陵祭之中。凡四孟歲暮之加牲，卽所謂歲時致祭。如嘗儀者也。獨是諸陵忌辰俱用酒果，無牲帛。而東陵何以獨厚，則因諸陵忌辰已有奉先殿之祭，故陵祭稍殺。而孝康則無之，故有所畋重也。且諸陵歲祀俱命勲舊大臣行禮。而東陵則兼掌于祠官，其輕重之間則微有辨矣。雖然，陵祭非古也。而又并廟中之時祭用之，此禮之變也。若因此而上逮孝陵，以元旦忌辰聖節並同時祭，名實混亂，其瀆已甚。且何以處夫天壽諸陵乎。竊謂孝

康謚號既復。自當別立專廟。祀于南京。而陵園祀典。則以義裁之可也。

十七

遜國記云。或曰。帝發火宮中。卽削髮爲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儼實爲我衆。聞之。悚然。聞于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或曰。帝之生也。頂顛頗偏。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匣髡。

緇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又曰。建文君幼秀穎。能爲詩。高皇使賦新月。曰。影落江湖上。蛟龍不敢吞。帝曰。必免乎難。憲章錄云。正統十一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大監吳誠識之。其說視鄭氏尤詳。考之正統實錄。則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爲書。命

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均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王氏二史。攷以爲薛氏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

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皆好事者附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旣已濺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余謂惠宗而不出亡則已。惠宗而出亡也。當如龍潛鳳冥。惟恐不密。又肯于三十載後。無故挺身自蹈網羅。以覲不可知之福哉。若謂年老思歸。則埋骨西山。當非首丘之志也。諸書傳謠。皆以土官岑瑛藉口。然考之史。正統四年十月丙戌。陞廣西思恩州爲府。先是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殺賊有功。特陞田州府知府。仍掌州事。而

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其知府岑紹交惡。各具以聞。事下總兵官及三司官計議。至是安遠侯柳溥等請陞州爲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之患。從之。則岑瑛先以功加知府。後因柳溥之請。乃陞州爲府。事在正統四年。而非以楊行祥故陞也。王氏謂思思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蓋未及詳究耳。至諸書所稱。奉以王禮。養其天年。則當時何難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俟天順復辟之後哉。史載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機。論死得宥。事在正統五年五六月間。則憲章錄所紀妄也。遜國臣記作太監吳亮云。朝廷以亮經侍。建文君使審視。

老佛見亮云云。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按
實錄。正統六年三月丁巳。宥司設監太監吳亮罪。錦衣
衛奏。內使范好。管本監外廠。私以間地役人匠。與太監
吳亮等種菜。縱容人匠置飲食之具。以致火延廠房內。
竹木白藤車輛等料。一百五十餘萬。盡焚之。亮等俱當
鞫罪。上命司禮監記亮死狀。宥之。此正楊行祥。瘐死
之時。而以為亮復命自經。何邪。近世有撰從亡隨筆者。
謂庚申夏。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為帝。藩司以
聞。詔械入京。同寓寺者皆逮。師預焉。九月至京。御史鞫
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均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

各戍邊。師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官舊侍者
吳亮諦視。密返奏。詔迎入大內。稱老佛云。此又因揚行
祥事。爲人所共知。而更端以欺世耳。使建文帝果預
同謀。十二人之數。則當會鞠之初。何不自陳。而待具獄
遣戍之時邪。且謂有僧冒其詩。牽連逮訊。行數千里。閱
十餘月。嘿嘿不自明。而惟吳亮能識之。又事理之必無
者也。鄭氏載建文君金陵詩曰。禮樂再興龍虎地。衣
冠重整鳳凰城。見楊維禎詩集中。其題羅永菴第二章。
有笑看黃屋寄曇標之句。建文君嫺于辭。何至矢口
犯。孝康諱邪。又葉子奇草木子餘錄載皇太子新月。

詩與遜國記所載正同。其稱皇太子者。庚申君之子也。餘冬序錄引爲懿文太子作。謂不及享國之讖。而鄭氏則歸之。建文君考楊維禎集。此詩亦維禎作。則諸書皆假託也。由此觀之。建文迎歸之事。斷不足信。若遜位而出。則或有之耳。

十八

遜國臣記八卷。上自公卿大臣。下至傭伍雜流。無不臚列。其見于國史。及他書可考者。余得而次第論定之矣。詳見五乃有姓名不著。而行事無所表見者。如雪菴和六卷中上。東湖樵夫之類。鄭氏比之齊二客。魯兩生。不論可也。

建文編年。有樂清樵。會稽志。有耶溪樵。七修類稿。有玉華山樵。皆彷彿東湖事。蓋傳聞異耳。有姓名

雖存。而爵里事蹟。若有若無者。如忠賢奇秘錄所列梁良玉等九人。以爲得之轉藏。搜自斷簡。然特王詔一人之私記耳。且九人之中。定海梁氏居其四。何諸臣之有幸不幸若此。未敢以爲信也。又有其人與其事。本不相蒙。而諸書往往援引爲重者。則龔詡是已。姑蘇志云。龔詡。崑山人。父管。洪武初。爲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旣長。隱跡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遜國臣記。則謂詡年

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門。詔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詔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身。夫據郡志。則詔之父死于戍。而詔少依母族。長隱田里。安得有守金川門之事乎。考黃雲丹巖集。有二。安節龔大章。代父給事公。補黑衣之列。既老歸鄉。思舊君。言及輒悲泣。乃知詔曾代父荷戈宿衛。第云既老歸鄉。則其身初未離伍。必經肆赦。乃得歸耳。而列朝詩集。謂其父督成。五開死。大章年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章。逃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

園中恐當時尺籍法嚴。無遞去不追之理。且以王大章爲變姓名。尤誤。蓋王從母姓。大章其字也。若謂者自宜入隱逸傳。不必附之忠節之末也。

十九

遜國諸書。真贋雜出。蓋作僞者。王詔之奇秘錄。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錄也。二書皆淺陋不經。而致身錄以緣飾從亡事。尤爲流俗所歆艷。崇禎中。南京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錢學士謙益。乃據吳文定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其要云。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貪縱吏。獻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爲

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遜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卽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綴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之表。蓋據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于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縣官以爲能。推使前對。反覆辯論。無所畏。彬旣從亡間歸。尚敢叩首伸眉。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爲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吏詣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間。關訪主廿年之間。徧走海內。何

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帝于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亡爲讎家所中。死于獄。彬實未曾死獄。而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覲恤也。其必無者四也。從亡狗志之臣。或生扞牧圍。或死膏草野。或煙滅而淵沈。或鳥集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爲補鍋匠。某爲葛衣翁。某爲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聞詔。自湛于樂清之東湖。遜國臣記作臨海東湖冷則以爲從亡之牛景先。豈湛

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獨于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敷奏記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吳史仲彬。轉貪縱官吏。見上于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陞辭。朱給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學。張待制羽。布衣解籍。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廿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

稱給事祖秦淮也。張羽爲太嘗司丞，謫嶺南，半道召還。自沈于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與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籍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踏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時匿革除姦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笑口相向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

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獨詳明古之祖。明古爲姚善。周是修。黃觀立傳。具在。西邨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于己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郎端簡載梁田玉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亦非焦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至弘光初。錄遜國諸臣。禮部疏列彬名。科臣李清。復摘其四。誣曰。以王良之抱印赴火。矢節甚烈。文皇不云乎。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

殉國。又分一身以依主。一也。以楊應能度牒爲高皇
藏而讓皇啓遂祝髮以出。此裨官私記耳。而今忽云
從亡。方疑其事。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二
也。以蔡運之坐姦黨論死。牛景先之走蕭寺歿。梁田玉
中節之爲僧道死。宋和郭節之同賣卜客死。俱雜載諸
書。較若列眉。而今忽皆云從亡。將死者爲誰。遁者爲誰。
從亡者又爲誰。三也。以雪菴和尚之疑爲葉希賢。見于
本傳。而今忽云郭節以衣葛河西傭。與馮翁之初無姓
名。而今忽指衣葛爲趙天泰。馮翁爲馮准。事愈詳而名
益多。四也。尤可異者。何洲之與宋和郭節善也。相約爲

筮人客死。全身遠害。力固首陽。其爲士大夫何疑。忽云太監果何所憑。夫爲是書者尚質。而書中所列之姓名。其質可知也。于是史彬遂不預祀。余攷史氏所刻仲彬行狀云。府君性忠愛。然不樂仕進。間膺薦命。非其志也。有點民當運糧。負其才力。百計求賂。府君執不許。其人憤且恥。乃誣府君不法事。臺下御史治當代任。逮府君獄。不卽治。府君竟死。後御史至。辨所告事無纖毫實。卽坐告者以死。府君寃始白。行狀不載西邨集中。然就其所云。間膺薦命者。不過爲稅長課最。縣官薦之耳。初無以明經入仕之事。而其叙下獄至死。謂所告事無纖毫。

實則非以從亡被訐也。可知矣。墓表不著此事，故錢氏謂彬未曾死獄。然彬卽死獄，於從亡又何與乎。余家距黃溪史氏不數里，見聞最真。然邑志既不爲彬立傳，而史之後人亦不能舍墓表行狀之外，別有考證。余又何敢隨聲附和。故備錄錢李二公之論，以明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